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短五

道德真經集解序說

短五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瀨鄉曲仁里人

也苦音怙縣本屬陳因楚滅陳故屬楚即今之亳州真源縣也瀨或作厲杜云瀨水出

其西故鄉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

室之史也孔子蓋嘗適周問禮焉禮記曾子問鄭氏註

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疏云老

聃即老子也說文云聃耳曼也○後漢竇章

傳註云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道藏

玄妙玉女內傳其畧云玉女自九天降為天

水尹氏女適李靈飛老君於終陽甲十七年

乘日精化流珠入玉女口中已而孕歷八十

一年以武丁九年降誕文王為西伯時召為

守藏史○故論語鄭玄註云老彭商之賢大

夫也疏云老聃是也○武王時遷為柱下

史成康之時尚為柱史昭王時乃去官故魏

明帝贊云為周柱史經九百年唐博士吳揚
昊云既生商日復仕周時計其始終乃歷千
載此皆舉其成數也按實錄云自商武丁九
年至周赧王九年升崑崙還紫微上官之時
計九百九十六年史記曰或云百六十歲或
云老子在代二百餘年乃入流沙此以孔子
時人斟酌其歲數不能知其實所故家語云
以每事言蓋言或及云莫知所終故家語云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

短五

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有良賈深藏若虛君子威德容貌若愚等語
於是孔子發猶龍之歎按混元實錄昭王時
出關穆王元年還中夏平王東遷復出關至
西海校仙再還中夏此問禮及五行等事乃
敬王十也老子居周久之不得以行其道乃去
七年也

周尋欲西化異俗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

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

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喜

字公文整屋縣神龍鄉聞仙里人也少好墳

如善天文祕緯嘗結草為樓仰觀乾象康王

朝為大夫後召為東宮賓友昭王時因瞻紫

炁西邁天文顯瑞知有聖人當度函谷關而

西乃求出為關令王從之至關乃曰夫陽數

極九星宿值金歲月並王法應九十月外有

大聖人經過京邑先敕關吏孫景曰若有形

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預齋戒使掃

道燒香以俟是時老君以昭王二十三年五

月壬午駕青牛車薄版為隆穹徐甲為御將

往開化西域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老人

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至吏曰明府有教

願翁少留乃入白喜即具朝服出迎叩頭邀

之老君遜謝至三尹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

行過昴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炁狀如龍

蛇而西度此大聖人之徵於是為留官舍設

座行弟子禮喜乃辭疾去官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邀老君歸其家二十八日於南山阜辭决升天至次年四月二十八日於青羊之肆至二十七年戒以千日外尋吾於青羊之肆至二十七年會於蜀李太官家是時諸天衆仙浮空而至老君乃敕五老上帝等授喜玉冊金文賜號文始先生位為無上真人賜紫謂之老子者服芙蓉冠等從遊八紘之外也

蓋生而白首亦以其脩道而養壽也道德經者其文載道德之旨而可以常由也唐藝文

短五

二

志曰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云

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班固載老子傳說傳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杜光庭云註者有尹喜內解漢張道陵想爾河上公章句嚴遵指歸魏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晉羊祐裴爽思符堅時沙門羅什後

趙佛圖澄晉僧肇梁陶弘景後魏盧景裕劉
仁會南齊顧歡松靈仙人秦杜弼宋張憑梁
武帝梁簡文帝張嗣梁道士臧玄靜孟安期
孟智周賓畧陳道士褚乘隋道士李播劉進
喜唐魏徵傳奕楊上善賈至王光庭王真仙
人胡超道士宋文明尹文操韋錄王玄辨尹
惜徐邀何思遠薛季昌王鞅趙志堅車惠弼
李榮黎元興張慧超龔法師任太玄申甫張
道相成玄英符少明唐藝文志又有安丘望
之湘逸其姓程詔王尚蜀才袁真輝惠嚴惠琳義

盈梁曠樹李允憲陳嗣古馮廓玄景先生楊
上器韓杜賈大隱辟間仁謂劉仲融王肅戴
詵元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尹知
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
舍光凡四十家而藏中所存李約賈清夷王
顧杜光庭等皆唐人且著於志始知所錄
猶有未盡惜名存書亡者十蓋八九○河上
公分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上經三十
七章法天數竒下經四十四章法地數耦○
劉歆七畧云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

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而葛洪等又加損益乃云天以四時成故上經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經五九四十五章通應九之數○清源子劉驥曰矢口而言未嘗分為九九章也○嚴遵以陽九陰八相乘為七十二上四下三十二章○王弼合上下為一篇亦不分章○今世本多依河上章句或總為上下篇○廣川董道云唐元宗既註老子始改定章句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廟中○元宗釋題云道

短五

三

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然其末又云是知體用互陳通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江表云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元宗命司馬子微三體寫本有五千三百八十字○傳爽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矣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申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

相參又洛陽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或零六百一十或三
本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零六百一十或三
百五十五或五百九十多不一○史記云
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矣今云五千文
者舉全數也○彭相皇宋集註有政和御註
道士陳景元司馬溫公光蘇文定公轍王荆
公安石王雱陸佃劉棻劉涇仙姑曹道冲馬
蹄山達真子了一子李文恕陳象古葉夢得
清源子劉驥朱文公熹黃茂材程文簡公大
昌林東邵若愚而倪文節公思高士徐知常

等註亦未盡錄大抵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自然為

宗以虛明應物不滯為用以慈儉謙下不爭
為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為治其於
治身治人者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
也前漢藝文志云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虛
也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歐陽脩崇文總叙云本清虛去健羨泊然
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雖聖人南面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
之治不可易也

朴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
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道於
天下蓋知夫時數之有所忤也然終不能慙

然於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矐矐
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何
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伺駕東魯見龍
而書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
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歛厥用於

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義皇矣及其道之有
所授則孝文以之為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
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於苛秦之後吁亦驗
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義皇之則義皇
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

短五

匹

於虛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
為庶政庶事之本乃徒務為悶悶若昏之量
而習弊反墮於優游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
之譏故不經而子視之嗚呼惜哉

文中子曰
清虛長而

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朱文公曰晉時諸
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

耳據其心下汚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老子底
意思○舊唐書憲宗紀李藩對曰老子指歸
與六經無異○唐兵部郎李約云世傳此書
為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技葉爾
故太史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不為無見也
是經大義固已見於諸家然或病其無所折衷僕昏蒙晚學過
不自量輒採摭諸說亦間出已見以補一二
或詮其文或逗其意附以音釋訂以異同圖
便觀覽庶日益日損而契言外之旨於絕學
無憂之地也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故以
首章有無為在二丹則神炁水火也虛心實
腹則煉鉛之旨用兵善戰則採鉛之方冲字

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輻共一

轂為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

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或者蓋謂無者地

之二之火有者天一之水火故舉潛通訣云兩無宗一有靈化妙難

窺及以知白守黑為金水之說然此乃大丹

之法準易象法天地以日鬼月鬼為藥物則

神農古文龍虎上經三十六字西漢淮陽王

續金碧要旨短五經東漢魏伯陽參同契唐元陽

子金碧潛通訣等是其法也如混元實錄云

老君先授尹真內外二丹之術然後告以道

德之旨則是不以丹術雜於本經明矣又曰

三一九思內修之要也九丹金液外煉之極

也故所授太清諸經則專言金液外煉之事

然與前所舉大丹之法亦少異後輩見其有

壇爐鼎竈之設乃以靈砂金石等為外丹殊

不知後天有質陰雜非類之頑物服之令人

多躁失明而且不悟其非也或者又曰無者

神也。有者，悉也。乃以有無交入為丹本，隱顯相符，是水、金及黑、中有白，為丹母。虛心實腹，義俱深。三十幅，弓同一轂，等詩為證。此雖皆用經中之語，以為訣。然其說自成，一宗蓋內丹之法也。若尹真所受三一九思等法，雖曰內修之事，然與內丹源流亦自不同。大抵道法經術，各有指歸，不可以一書而兼。何則？性盡諸家之義，苟強引而合，皆傳會也。

由自悟術假師傳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

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

哉况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為之旨高超象

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樂

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

白日升青天亦確論也

蘇文忠公軾奉詔撰儲祥宮碑其大畧云

道家者源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
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儉慈不爭為行
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
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
庭大洞之法木公金母之號太乙紫微之祀
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
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噫修之身其
士之言末也得其本而末自至

德真以至天下其德乃普非二本也學者果

能得一而有以貫通則所謂杳冥之精恍惚
之妙實昭然於守中抱一之中而玄牝之機
橐籥之用莫非道之所為也惟深造自得者
知之淳祐丙午臘月望清源天慶觀後學圭

山董思靖書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後學

董思靖集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此先標以為立言之始也

道者萬理之總名名者萬物之所指然道不可名非言能喻將托於言強名曰道故

短五

六

道而可道名而可名則非常道常名矣常

道常名者即經所謂道常無名而自古及

今其名不去者是也常之為言自然長存

無時不然無處不有

無名天地之始

此言道者天地萬物之原也以其絕無朕兆故莫得而名此即常道常名形而上者是也

有名萬物之母

此即兩儀既立已有可名而萬有皆從此

生乃形而下者是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

此言聖人體道在己乃寂然不動所存者

神之時即此可見道體之至微至妙者也

常者真常妙本也蓋無欲為靜體之常也

有欲為動用之行也雖動靜不同時體用
必有分然妙本湛然寂而常感感而常寂
未始有間常自若也故皆曰常觀者廓然
大公寂無不照之義

常有欲以觀其徼

短五

七

徼古弔切邊際也此感而應之時也於此
可觀妙道之用矣是蓋指其動而可見處
言之周子所謂靜無而動有是也○陳景
元云大道邊有小路曰徼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

此總結上意兩者謂無名有名妙與微也
體用一源故曰同也出即動靜之義謂或
動或靜而體用分焉故曰異名然稱名雖
殊即本則一故又曰同也惟同則性情冥
而不可致詰是謂之玄凡遠而無所至極
則其色必玄其在人心乃淵默無象之義
夫玄雖變通無極深不可測然猶有玄之
心在焉又玄則遣其滯玄之累也湛然無
迹而能開闔陰陽化生不匱在於事物最

為微妙而理事皆由此出故云衆妙之門

右一章

河上公名體道章諸家多以

序一經之旨也或問有名無名前輩

多就無字有字為句今獨不然何耶

曰所謂無名即道也有名即炁也惟

道無形而炁有兆故以無名有名為

之別今云無名天地之始者蓋謂道

在天地之先而初無定名之可指故

經云道常無名又云道隱無名是也

惟道無所不在雖超乎無物之先然

亦未嘗不在乎有物之後故在無為

無而未嘗滯於無在為有而未嘗

局於有惟不可定名而其名自古以

固存此其所以為常道常名也歟若

直以無而名之則是以道為專屬於

無及其無化而為有又不可名為無

矣有無相因變化不已名亦隨之則

豈所謂常名哉况有無固不足以論

道苟欲必謂之無未免淪於空寂之一偏則天地萬化果何自而有耶今云無名者特以其寂兮寥兮無形之中天狀無名可指然於無形無名之中地萬物之理莫不畢具此其所以不可直謂之無也夫道不可得而名也惟聖人無思於言則已苟欲立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然又恐學者尋言滯句而名道以方故先標於篇首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

短五

八

旨深矣或問常無欲常有欲者前輩多以常無常有為絕句今亦不然則所謂無欲故可而謂之有欲可乎曰聖人之心何嘗有欲今所謂有欲乃其起處而言耳當其靜而無為之時乃無欲也及其應物而動雖未嘗離乎靜然在於事物則已微涯涘之可見故對無欲而言有欲也欲猶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欲耳朱文公答沈莊仲之問亦云微是邊微

如邊界相似是說那應接處向來人
皆作常無常有無常無常無常無常
常有欲看今若必欲以常無常有為
絕句則是常無未免淪於斷滅之頑
空而常有乃墮於執滯之常情豈足
以觀妙道之體用哉况以常無為句
而下文云欲以觀其妙則於常無之
時而亦謂之欲可乎或問此兩者同
出而異名固多就者字為句或有以
同字屬上句何耶曰章首既以無名
有名別道與炁次又以無欲有欲分
體與用則章末固當合而結之也夫
道炁體用固不可無別然初非相離
而各為一物惟無是道則炁無以立
無是炁則道無以寓非是體則用無
以行非是用則體無以顯道宰乎炁
而不囿乎炁用著乎體而實源乎體
道即體也炁即用也體用一源理物
無間故曰此兩者云云蓋雖即冲漠
無朕之體而昭然事物之用已具即

事事物物之用而漠然無睽之體不
違然動靜不同名物理必有分是以
靜而無名無欲則體也及至於動而
有名有欲則用也故繼之曰異名矣
則是即靜之體而為動之用初非指
動靜為二本及置體用於無別也故
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惟其一本而
異名所以該體用貫動靜混然玄同
而無可指之迹故曰同謂之玄矣關
尹子所謂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
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是也然則所謂
玄亦直寄云身故又掃其滯玄之累
而變化不窮矣至哉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矣

纔涉定名則有對待相因相軋如循連環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和去聲此六對者相因而有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處上聲此無為也惟不落於一偏故六對

不得而有

萬物作而不辭

此則無不為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此大而化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夫音符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惟無為自然則奚居奚去哉

右二章

河上名養身此章進學者於名迹兩忘之地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

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尚賢名也貴貨利也惟無所徇則心不外馳矣夫所謂不見可欲者非膠其目而不見也使萬境之雜乎吾前惟不見其有可欲之處則情不附物而此心澄然矣所以

銖視軒冕泥者金壁何欲之有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強渠良切知如字虛心者物我兼忘實腹者精神內守物我兼忘則慮不萌而志自

短五

十

弱矣精神內守則氣不餒而骨自強矣虛心弱志則民自無知實腹強骨則民自無欲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夫音扶知音智聖人之道內以之治身外

以之治人皆然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
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是也

右三章

河上名安民此章言忘貴尚
泯思慮則復無為而合至理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體沖虛漠然無朕而其用則無所不該

雖天地之大動植之繁在於其中亦莫盈
其量矣蓋形有限而理無窮此固道之大
而無外實不盈也然而其細亦無內故雖
一物一事亦莫不各具而毫髮不遺是又
必近察乎此而不可一向馳心空妙以求

其所謂大而不盈者故云或也或之者疑
之也又繼之曰淵兮似萬物之宗蓋淵者
虛澄深靜而不可測之稱此其所以為萬
物之宗本然不可定名故云似也蓋即萬
物而觀則必有以為之宗主者而實未嘗
有方體也

短五

十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物莫不有是道而人獨能全之故上聖教
人修之以極其全也夫銳者人之才智外
形而有芒角者也紛者事之節目繁會而

盤錯者也挫則磨礪以去其圭角而本然
圓成者自若矣解則如庖丁之理解而紛
則其族也及乎譟然已解而靜一不紊者
自若矣此修於外以養其中也和其光則
光矣而不耀同其塵則磅礴萬物以為一
此一於內以應其外也及其至也內外一
如而後渾然之全體在我湛然常存矣似
或者不敢正指也蓋道無定體而執之則
失矣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者天地萬物之母故曰不知誰之子象
者有形之始帝者有物之主曰先者其未
有形有物之道也

右四章

河上名無源此章明妙
本沖虛而其用不測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天仁者生之本愛之理三才之大德也所謂
不仁者不滯於仁猶上德不德之義也蓋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
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以不係累於

當時不留情於既往如束芻為狗祭祀之儀適時而用已事而棄豈容心哉此無私之極仁之至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他各切韞也籥音藥管也能受氣鼓風

短五

十二

之物也天地之間二氣往來屈伸猶此物之無心虛而能受應而不藏也

朱文公曰論中始不

陸河上本皆釋屈作竭○朱文公曰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

動而不能出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音朔屢也○司馬溫公曰能守中誠不

言而信也○蘇文定公曰見其動而愈出

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云云

右五章

河上名虛用此章先以天地

其無私無為虛中之體既立則其用

自然不息也所以然故教之誦言守

反求其本之門也夫中即道也即

其體則圓同太虛卓然而無所偏倚

之稱以其用則周流無間在於事物

各無過不及之謂也守則學以求至

者之事也及乎功用純熟則守底督

地脫落當體澄然中斯立焉或云中
者中宮黃庭北極太淵也謂存神中
宮所以養胎元襲氣母之要也此又
就形器而言中亦猶北極在天之中
居其所而為玄渾之樞紐則所謂中
者於是乎有以寓而可見矣然樞紐
之所以處而元化之所見不息者又
實賴乎中而後能也若見得徹則橫
說豎說皆在其中矣

短五

十三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者謂其體之虛而無所不受而其用
則應而不可測也以其綱紀造化流行古
今妙乎萬物而生生不息故曰不死此即
真一之精陰陽之主故曰玄牝此言理寓

於氣而玄陽也牝陰也蓋陽變而玄妙莫測陰合而生生不窮故也○文公曰至妙之理而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此說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猶衆妙之門天地萬物皆從此出根猶草木之根人所不可見而實為生生之本謂陰陽之闔闢而為天地之本也其在人身則元宮牝府乃神炁之要會天地同根者也○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藏炁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曹曰綿者沖和不絕之謂也道貴無迹謂之有則滯謂之無則頑故云若存○文定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體此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右六章

河上名成象此章言道之體用

則體之也蓋因玄牝之生生不已然後知谷神之不死因天地之動靜有常然後識玄牝之所為而谷神以理言玄牝以氣言天地以形言蓋道之妙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乃宰制氣形而貫通無間者也或問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玄下牝子母相親及鼻

為玄吸炁而上通於天口為納滓
而下通於地今皆不取其說何耶
曰是則專局於人身而言也此章
乃直從萬化原頭說起蓋此道宰
御陰陽生育天地而即陰陽之宰
為人之體故近取諸身此理實同
自口鼻之說又轉而為丹訣而後
學因之為說愈又離矣如張平叔
云玄牝之門罕知只憑口鼻妄施
為饒君吐納經千息爭得金烏
搗兔兒薛道光疑君還不信長生
理短五十四幾人下手幾人疑君還不信長生
但去霜間看接黎朱真人云玄牝
門號金母先天地蔵真土含元抱
息乃生成一炁虛無亘今古又云
時人要識真玄牝不在心兮不在
腎窮取生身受炁初莫怪天機都
漏盡呂純陽云玄牝之門不易言
從來此處會坤乾呼為玉室名通
聖號曰金坑理會玄用似日寬投
月鬼來如海脉

湧潮泉機關識破渾閑事萬里縱橫
一少年此雖於方術以為至妙然宗
旨之論則序中已發之矣列子曰黃
帝書云云乃全載此一章蓋古有是
書老子述而不作也而葛仙公內傳
又曰黃帝時老君為廣成子為帝說
此經故帝著
書乃引此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生

不生者生之本故云生生者不生是也凡

麗形數者必有限量今云天長地久者特

以人所見者言之耳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此屈已而忘我固非計私而為利乃理勢之自然蓋牧謙而光忘形而壽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不與物競生聖人不與人爭得所以大過人矣至公一理不可磨滅乃長久也

右七章

短五

河上名齋光此章明無我之旨乃可久之道也

十五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處上聲惡去聲幾音機近也守柔處下乃俗之所惡而實近於道然麗乎形則於道

有間故曰幾也

居善地

卑以自牧猶就下也

心善淵

淵靜而虛明此皆先存其體也蓋必有牧

謙淵靜之德然後五者之功用所以行也

與善仁

與虛而不與盈澤博而不求報無私而已

言善信

誠信之言不待期而符契如潮汐之無爽

及塞必止決必流鑑妍媸而不妄行險地
而不失也

政善治

正容而物悟清靜而民化亦猶平中準而
滌衆垢也

事善能

趨變任事各當其可猶隨器方圓任載輕
重及避礙就通而不滯於一也

動善時

大時行時止猶春泮而冬凝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有德有功而不爭乃德之至此其所以為

上善夫如是復何尤哉尤過也怨也

右八章

河上名易性此章以水喻上善明不爭之行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短五

十六

已音以上也揣初委切治也○文定曰知

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

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

必恃也若夫聖人無積尚安有盈循理而

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

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遺唯季切貽也能體四時代謝之序亦可
以見天道○劉師立曰盈則必虛戒之在
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
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
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
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乎
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右九章 河上名運夷此章明脩身當體自然之理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離平聲此資福延壽經所謂守煉精魄自

然冲冲之意載乃登乘之義古文用字多

有此例魄乃形魄精魄之謂營魄抱一猶

短五

十七

衛形葆精之義盖以寬御魄抱一而不離

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此襲氣母之義○文公曰專非守之謂只

是專一無間斷純純全全如嬰兒然了無

知之之心則柔亦至矣蓋纔有一毫發露
便是剛了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此洗心藏密之義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
照妙理也疵病也夫玄妙之見不除是為
解縛滌除之迹猶存是為覺礙無疵則法
愛忘而能所雙泯矣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此言推其緒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
一以芻狗遇之可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此言出入往來酬酢變化而主靜也天者自然之門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蓄養之德為雌或作無雌謂雌靜而不滯於靜乃無雌也或云無雌乃無陰邪以間之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此寂感無邊方也○文定曰蓋是心無所不知而未嘗有能知之心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之心則是二也○上三者言精氣神則修身之事也乃存體以致用謂盡

已之性以至於命而極其大而化之之地也下三者言其用効則治人之事也乃即用以歸體盡人物之性而見諸事業之間乃至與天為徒而精神四達上下並流故功參化育而不居以大其無我之公此聖

短五

十八

人之能事大道之玄功也所以下文乃申言之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上聲畜許六切養也○潜被嘿通不自

彰顯忘功忘物洞入冥極

右十章

如河上名能為此章為說不一

謂之竟碧虛曰營竟也白虎通云營

營不定貌也載乘也謂使形常乘載

竟魄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

也○文定曰聖人性定而神凝不散離

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欲行魄無不為

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不

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所欲行而神從

色口鼻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

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

魄使兩者不相離也○文公曰以車

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

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者與載韓集

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

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營者字

與熒同而為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

魄亦若予論於九歌耳蓋以竟陽動

魄亦若予論於九歌耳蓋以竟陽動

魄亦若予論於九歌耳蓋以竟陽動

而魄陰靜寬火二而魄水一謂以寬
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
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
則寬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
溢固長生久視之要也但為之說者
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以營為寬則固
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寬魄之上以
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
載字之義粗為得之若王輔嗣以載
為處以營魄為人所常居之處則亦
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
澤之說出焉洪慶善亦謂陽氣充魄
為寬寬能運動則其生全矣而且皆
以載為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惟非
其文意且若此則將使神常勞動
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
沉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
為強陽所挾以馳騫於紛拏之膠擾
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
不自知也○九歌辯證或問寬魄之

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魄鬼之盛也鄭氏註曰噓吸也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氣則鬼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為鬼地氣為魄高誘註曰鬼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鬼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曰鬼者既生此魄便有煖

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鬼也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合及其散也則鬼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據左疏為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噓吸之動者為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謂魄識少而鬼識多則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揚子雲又曰日月之體質為魄而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為魄

日之光耀為鬼也謂日以其光加於
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
上也故曰日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
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
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
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
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鬼之東而漸虧
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
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
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

君之化而成俗
此鬼鬼之說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音福輪中湊轂衆豎木也轂古木切乃

外受衆輻所會中空受軸以為樞者當丁

浪切即也無者空虛處也謂輻轂相湊以

為車即其中之虛然後有車之用○文公
曰無是轂中空處惟其空中故能受軸而
運轉不窮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
無窮亦此意也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短五

二十

埴始然切和土也埴市力切粘土也皆陶
者之事此亦因其器中空無然後可以容
物乃為有用之器下意同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半門曰戶門旁窓曰牖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是三者皆於外有以成形中虛而受物外
有者適時之利中虛者真常之用非無則
有無以施其利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是
故形神相資有無相以而宰形御氣者常
無此所以妙化萬有而利用不窮焉易曰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
幾乎息矣亦此意也

右十一章

河上名無用此章明有無相資之妙用以遣其二邊

取捨之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令並平聲使也爽失也謂失恬淡之真味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雖志之動氣常十九

短五

二十一

然此章所言皆由外而惑我者故告之制
於外以安其內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行去聲難得之貨皆外物也妨謂傷害也
心愛外物則於善行有所妨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去口舉切撤也此除去之去非去來之去

腹者有容於內而無欲目者逐見於外而

誘內為腹猶易艮背之義不為目猶陰符

機在目之說也

右十二章

河上名儉欲此章明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蓋前章言

虛中之妙用無窮故此則戒其不可

為外邪所實也而其要則在於目是

以始終言之如六根六塵眼色亦居

其首夫子四勿必先曰視皆此意也

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

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

則雖動而不著於

物乃湛然無欲矣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得為寵失為辱二者皆若驚謂不能以自
安也貴顯與患難二者皆若身之不可辭
何謂寵辱寵為下

寵為辱本因寵然後有辱故曰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不以其道則必為得失累其心故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為去聲此又言身為貴患之本無身即忘

我也前不及辱此不及貴乃互文以見意亦以人莫不好貴而惡患故獨以患言此盖由有我見存焉苟能無我則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夷險不二苦樂一等則誰更受貴與患哉

短五

二十二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郭象曰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徇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盖謂必能貴愛其身然後可任以天下而貴不及愛之

深寄不若託之久或云知貴愛其身則能
外天下矣

右十三章

河上名厭恥此章明去妄情而復正性也謂遺寵則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天下大物也且不以為累况於他物乎而忘身者方外之學也能貴愛其身而不以天下為累者黃屋非心者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大象平夷無色可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寂不可聽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伯各切微妙無形虛不可執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詰契吉切夫道非視聽智力之所能及要
必歸於一而後可爾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短五

二十三

皦古曉切明也謂在上不加明而在下不

加晦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雖繩然有條運而不絕然實無物之可名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文定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惟非有非無
而有無不可以定名故曰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惟其非形色而周流無端所以不可得而
隨迎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時有古今道無終始聖人教人體道以治
身御物謂即其物之有而原其始之無者
則得其本而統之有宗矣

右十四章
河上名贊玄此章言道體
之冲妙如此若夫聞不出

聲見不起色者苟非迷已著物則必棄有著無故反覆發明其不即不離之旨而使人深造以自得之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文定曰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測

夫惟不可識故彊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
彊上聲豫者圖患於未然逡巡如不得已慎之至也

猶兮若畏四隣

猶者致疑於已事蓋建德若偷退藏於密

戒之深也

儼若客

文公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

殊失本旨况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容協釋

胎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

短五

二十四

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為主而無與於事

故其容儼然耳

渙若水將釋

外端莊而內寬裕渙然不凝於物也

敦乎其若樸

主用不覆

質素渾厚圭角不露

曠兮其若谷

寬而有容虛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渾與混同和光同塵涇泥揚波冥乎至道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以物汨性者惟靜以澄之則本然之清明

者徐自復矣住於寂滅者惟安而能遷則

不滯於一隅而徐自生矣所以活潑潑地

而動靜兩忘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御註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牧謙終
節人之所難故又戒其矜滿之心其旨深
矣惟無自滿之心故能常守其弊而不自
有其新成之功

右十五章

短五

河上名顯德此章句句有

矣如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

使是這樣子害若西晉之風又烏有

致虛極守靜篤

虛靜兼忘是謂篤極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芸芸者動出之貌虛乃實之根靜乃動之
根謂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夫靜天性也乃命於我者如是而已及乎
感物則動矣惟動靜兩忘則動未嘗離靜
而復其本然之天矣○文定曰苟未能自
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
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易謂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是也

復命曰常

物未有能常者惟至於命則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悟乎此則明亦至矣

不知常妄作凶

既昧乎此則緣物而動皆妄也其凶可知

知常容

徹見本元則差別混融通塞非礙何所不

容哉

容乃公

尚誰私乎

公乃王

文定曰天下將往歸之矣

王乃天

黃茂材曰王者與天為徒

短五

天乃道

天法道也○文定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

極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劉涇曰所謂自古固存也

右十六章

河上名歸根此章謂悟此道則能虛能靜與道同體

太上下知有之

太朴上古之時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是也

其次親之譽之

此以仁義結人者也

其次畏之侮之

此以智力服人者也

故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自信之誠不足而後申之以勸賞重之以刑政而

民始有不信之心矣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希言自然而民服無為之化則太古之治

可復故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

右十七章

河上名淳風此章替太古無為之化而警風俗之日

五

七

下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

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之隆仁義之實隱然於其中而民不

知所謂純樸不殘孰為犧樽是也然犧樽

亦豈離純樸而別為一物哉特其智慧已
出而詐偽亦由是而滋矣○文定曰堯非
不孝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周非不忠而
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右十八章

河上名俗薄此章蓋深憫世道之不及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惟不居其聖則絕無自聖之心去小智則
大智明故使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其利
溥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夫仁義之實本為孝慈惟假其名而忘其實則其本迷矣故欲棄絕其迹而復其良知良能之初則仁義之實可不言而盡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文定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無以行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

今平聲屬之欲切聖智仁義巧利此三者皆道中之事由後世徒徇其名用之以為文飾而內誠不足乃專以智力持世豈足

為善治哉至於末流必有不勝其害者矣
故令反其本而有所統屬則天下之民各
復其性矣所謂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我
無為而民自化云云是矣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短五

二十八

見賢遍切此乃屬之之地棄絕之機要也

右十九章

河上名還淳此章尊素朴
之風去私欲之累則其利

博矣陰符經云絕利一源用師十倍
是也或云絕者非去絕之絕乃極其
至而人不可及之謂也必有
絕聖然後能棄私智下意同

絕學無憂

得道忘詮釋然無累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維水切聲順而恭謦也阿烏何切聲高而慢謦也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若未至乎絕學之地當知此心寂然無為於善惡未發之時乃渾然之本體至正至善者也及乎趨善向惡皆為動也然有是身不能不感故當致察於感物而動之時謂恭與善則原於理義之正而慢與惡則

汨於形氣之私其於二者之間相去不容
以髮而天理人欲分焉惟欲易流人莫不
然是不可不畏也苟能於此察之精而擇
之審守之固而養之熟乃至於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則雖感應無窮而湛然虛明者
短五
自若乃純乎天理了無對待則慢與惡何
有哉

荒兮其未央哉

荒大而莫知其畔岸則是未嘗倚乎恭慢
之一偏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
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怕曰各切靜也心目所經外境方盛隨時
逐物而不知其非惟上聖徹見其妄遇之
漠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至提孩心無所著
故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曹曰乘萬物而遊無所係累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遺忘也蓋有若無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光耀自衒也若昏謂不分別也察察
明而不容貌悶叶音莫奔切寬裕貌

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颺方幽切如長風飄揚之狀夫淵靜容物
乃混然之全體變動不居乃大用之流行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以用也頑然無知也鄙野也人皆知有用

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於母

文定曰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

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如嬰兒求食於

母也

右二十章

短五

河上名異俗此章首示絕

格凡聖以對下終論獨行以返宗也

或曰唯阿同出於聲善惡同出於為

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

之意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

之所為然學者直須於善惡不可名

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為善與惡同耳

則是任天下入於惡

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